

群馬研修

——一篇後記，記錄六月上旬在群馬，以及六月在東京的些許思緒——

中井博元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出發至群馬的前夜，於本鄉的東洋文化研究所開展了本學期第一次 EAA 午餐會。說來慚愧，升入教養後期以來，學業與生活愈發沉重，有課的日子裡常常缺席每月的例會。午餐會上見到了許久不曾碰面的老朋友，甚好甚好。

於富岡製糸場

吾於日本小學社會教科書裡有讀到過富岡製糸場：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日本的小學生會第一次完整學習日本史。在教科書中，富岡製糸場為殖產興業之例，也是明治時期的日本吸收西洋諸國之科學技術之例。接待我們的是一位知識淵博的講解員伯伯，講到日本當時無法生產砌牆的“磚”，只有遮簷的“瓦”。製糸場的紅磚是西洋的產物，文化的輸入。女工們在一磚一瓦搭建成的車間裡織衣制綢，而日本男人與外國人擔當管理職。我們一行人聽著老伯伯的講解：女工們睡在製糸場的宿舍，學在製糸場的學舍，過著製糸場中心的集體生活。女工們擔負起日本出口蠶絲的大業，但她們的工作環境與待遇並不甚理想。在殖產興業的旗號下，自我奉獻的女工們沒有權力反抗富国強兵（徵兵令→強男）的管理職的日本男人，也無法對那些推動日本文明開化的西方人提出抗議。女工們在男人們來不及監管的屋簷下，偷偷放鬆，偷偷喝著高官的紅酒，盡情享樂——伯伯又說了一些趣事。



於足尾鉍毒事件田中正造記念館

明治中期以後，日本政府大力開採銅礦。相當一部分的銅被出口至海外，銅的出口量迅速增長，幾乎與蠶絲齊頭並進。

栃木の足尾礦山因為過度開採導致有毒物質流入河中。河川下流深受毒害的村民們奮起抗議。

小人物們的聲音在一心奉行殖產興業的日本政府官員面前未能得到重視。田中正造見義勇為，為村民們仗義執言，四處上訴，但皆無果。

權勢之下，人言無力，無論是富岡製糸場的縫織女工，足尾礦山下流的村民，或者是生前的田中正造，都沒有辦法與之抗衡。可謂乎生不逢時？但是難道現在真的沒有當今版的女工，村民，或者是田中正造嗎！

東京進入了梅雨季。一行人也在造訪紀念館的下午，在雨中回到了駒場。

